

郭沫若傳

全一冊

每冊實售國幣五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

發行者

經售處

楊 殷 夫

廣州惠福東路惠

新中國出版社

新四街三六號

上海雜誌公司

北新書局

生活書店

光明書局

會文堂書局

民衆書局

廣州·漢口

界書局

香港皇后大道

美 美 公 司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廿七年六月一日出版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著名的幾個土匪頭領如楊三和尚，徐大漢子，徐三和尚，王二狗兒，楊三花臉等，都是比郭氏大不上六七歲年紀的人，並且還都是郭氏小時同在一起遊戲的伴侶。

土匪雖然兇橫，但他們却也有非常濃厚的愛鄉心，他們的規矩，在本鄉十五里內，決不生事。他們劫財神，劫童子，劫觀音，（土匪綁票用的術語，男爲財神，幼爲童子，女爲觀音）乃至明火搶劫，但決不會搶到過自己村上的人。他們所搶的人，也都是鄉下的所謂「土老肥」，一錢如命的惡地主，這些是他們所標榜的義氣，這種義氣，可以從出在郭氏家裏的一件事實做證明。

郭氏的父親年青時候是採辦過雲土來做生意的。他自己雖然不會去過雲南，但他是時常派遣人去的。有一次郭家採辦雲土的人，辦了十幾担從雲南回來，在回家三十里路遠的千佛崖地方，便遭到了搶劫，挑脚的人逃散了，只剩下採辦的人回來。郭氏的父親以爲他們的家裏遭劫這要算是第一次了，誰知奇怪得很，出事後的一天清早，他家裏打開大門的時候，被搶劫去的雲土原封不動的陳列在門次櫃檯上，搶去的東西又送回來。

了，並且還附上一張字條：

「得罪了，動手暗疑走外來的客商？入手後查出一封信，才知道此物的主人，謹將物歸原主，驚擾了，恕罪。」

就這樣無名無姓，不知甚麼人所寫，也不知是從甚麼地方送來，從這上面，我們就可看出銅河沙灣的土匪的義氣。

二 家庭環境

郭氏就生在那樣一個土匪巢穴裏面，他出生的年份是西元一八九二年，（前清光緒十八年壬辰）月份是陰歷九月尾，日期念一還是念七，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，只記得他是午時生的。這一年，正是甲午中東之戰的兩年前，戊戌政變的七年前，庚子八國聯軍入京的九年，所以在他的幼年時代，實在也正是老大的中華帝國最背晦的時代。

郭氏出生的狀況是異於常人的，常人大多是頭先下地，可是郭氏出生時却是腳先下

地，所以郭氏後來自己說，這大約是他的一生成爲叛逆者的第一步，或者也可說他出生的第一步就把路走錯了。其實這是他的自謙，我們可以這樣說，這是他所以成爲一個革命家的過人的異稟。

他這樣倒生下來，在那樣偏僻的鄉間，全無助產知識的時代，他的母親和他都沒有受厄，這真可說是一個奇蹟。不過他母親生他的時候，他已經有了兩兄兩姐，還死了兩姐一兄，所以算是第八次的生產，這樣的經產婦，產狀就畧畧有些異常，也是可以無礙的。據郭氏的母親說：當她受胎的時候，夢見一个小豹子，突然銜着她左手的虎口，便一覺驚醒了，所以郭氏的乳名叫做「文豹」，又因爲排行第八的緣故，他母親又叫他做「八兒」。

現在要說一說郭氏的家庭情形了。他家怎樣由兩個麻布發籍變成地主，連郭氏自己也不大清楚，只聽說他們的家產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積展起來的，至於怎樣積展起來，他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們同族上有一位剛出五服的族曾祖，在年青時候，還在郭氏家裏當

長年，（即長年工人的意思）他和郭氏的曾祖當然是從堂兄弟，一位從堂兄弟都還在當長年，可見郭氏的家世，是也不會怎樣光大的。

這位族曾祖後來的財產比郭氏家裏還要富裕了。他起家的歷史很有趣，據說他在郭氏家裏當長年的時候，有一次挽糞，挽糞檔上有一個木片，把他右手的食指刺穿了，於是他便下了工，他那個食指後來成了殘疾。他下工後，就改行，改做生意。生意也並不是什麼高尙的營業，只不過是一個賣瘟豬肉的小食販。當時養豬是糟坊的副業，每家糟坊，總要養四五十條肥豬，豬一多，豬瘟流行時就無辦法了，只有把豬牽到空氣裏來「亮」，或者在牠蹄上耳上放血。這樣簡單的方法應效的時候固然有，不應效的時候更多，豬主人看見無法，只好趁豬還沒有死以前，趕快賣給賣瘟豬肉的販子，因為瘟豬肉還有人要吃，死豬肉就無人要吃了。就在一次有劇烈的春瘟流行時，郭氏的族曾祖，那個瘟豬販子，他一手承攬了幾百頭肥豬，載了幾船，運到大渡河下去販賣。他這完全等於做買空賣空的投機事業。手裏一個錢的資本都沒有，瘟豬只是賒來，要變賣了後

再來還債，萬一載到下
病了的瘟豬，從那穢氣薰天的豬圈裏解放出來，在大渡河河面受着新鮮的河風吹盪，溫暖的陽光沐浴，一條條病了的瘟豬，居然都不藥而癒，依然是上好的肥豬了。就這樣，郭氏的那位族曾祖便發起籍來。這是一段很有趣的歷史，雖然並不怎樣光榮。郭氏曾祖的發籍，大概也不過如此。

在曾祖手裏發籍起來的家，就在曾祖的一代也花費了不少。原來郭氏的曾祖雖是一位獨子，但他的兒女却非常衆多，他的前房，郭氏的前曾祖母，只生了一個叔祖就死了，郭氏的曾祖母姓邱，是續絃的，她一生就生了三男九女，有這樣多的男婚女嫁，一代積展起來的家業，當然要受到很大的影響。這樣的家業，分到郭氏祖父一代的時候，又只是剩下的四分之一，這當然是很有限的。

郭氏的祖父排行第二，他是在外邊講江湖的，和他的兄弟，郭氏的四叔祖，兩人執掌沙灣的碼頭。他在生的當時，銅雅府三河都是有名的，他的綽號叫「金臉戴王」，因為

他左邊的太陽穴上有一個三角形的金色的痣印。這種講江湖的人，當然是不顧家，而且也不能不疏財仗義，所以在他的一代，家業也就很凋零了。他的兒女也不少，共有三男四女，這也是很費錢的一樁累贅。

郭氏家裏人，在祖父一代，就開始讀書。郭氏的三叔祖大伯父都是進了學的，但是排行第二的郭氏的三伯父，和排行第五的郭氏的父親，因為家業凋零，便再沒有讀書的餘裕了。郭氏的父親在十三歲的時候，便不得不跟着三伯父，在五通橋的王家（父親的外祖父家裏）的鹽井上當學徒。他學生意不上半年，又受着祖父的命令，回來當家管事了。

十三四歲的少年，就要當家管事，這在郭氏的父親年青時實在是吃足了苦頭的，但他的實際家的手腕，却很使人欽佩。他在年青時，不論什麼生意都作過，釀酒，榨油，賣鴉片烟，兌換銀錢，權納五穀，甚麼都來，甚麼都是由他一人，一手一脚，跑銅河，跑府河，跑雅河，

祖父的光威，他在各處得了不少方便，所以他的生意總

是四處賺錢。但億那時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痛苦，就是賺來的錢，一手交給祖父，而那仗義性成的祖父，又一手分散給他的弟兄們去了。但郭氏的祖父儘管是怎樣的散財，不幾年間，在郭氏的父親手裏，又公然把家業恢復了起來，又能買田買地買房廳買鹽井了。郭氏的父親時常說：假使祖父不死，他們的家業還要發展到好幾十倍，因為在他父親二十三歲時，他祖父就過了世，弟兄之間說起了不少閒話來，使郭氏的父親灰心，有十幾二十年來，把家業完全丟了，沒有過問。

郭氏的父親很有找錢的本領，他們這一房人也特別多，這是在兄弟之間遺忌的重大原因，大家總疑心他有很大的私房積蓄。但他到底有沒有私房呢？沒有！完全沒有！他唯一儻有的私房，就只有郭氏母親牀頭的一個木櫃，那裏面藏着郭氏兄弟姊妹歷年來逢年過節所得的大人們的賞封，一一解開來！總共也不過湊成了二十幾串錢。但就憑這一些，也終於成了郭氏父親的再起的資本。

郭氏的父親把家業拋荒了二十年，但事到臨頭，爲兒女的養育計，終竟不能不再整

族就了。那時他們的家已經分過，雖然分得很不公平，郭氏一家僅僅得幾十担現存的糧穀，和十二串現存的制錢，郭氏的父親就把這加上那二十幾串的「私厝積蓄」，另外又在那位頂有錢的瘟精販子出身的郭氏的族曾祖那邊，借來二百兩的馬蹄銀做資本，重新又過起華青時所過的生活來，最主要的營業是烟土和糟坊。說也奇怪，不上幾年，郭氏的家裏居然又在買田買地買房廡了。郭氏的父親常常對郭氏的兄弟姊妹們說：「這是上天有眼，祖宗有靈。」

郭氏的父親天資是很卓越的，他早年失學，關於學問上的問題當然說不上，但他實際家的手腕，他的珠算，他的無師自通的中醫，一方面得着別人的信仰，一方面他自己也有堅決的自信。

郭氏對他父親的印象，是一個很陰鬱愁苦的人，在他有記憶力的時候，就已發覺他已經是滿臉的皺紋。他因早年過勞和中年失意的關係，身心兩方都受了很大的打擊，特別是神經系統，有時較常人有些反常。

郭氏除了他的父親以外，最愛的就是他的母親，他自己會說，在他一生之中，特別是在幼年時代，影響他最深的是他母親，他母親愛他，他也愛他母親。郭氏母親的風度，和他父親正成了個相反的對照，她是開明的，樂觀的，有一個白晰的三角形面孔，前頭部非常的發達，郭氏兄弟姊妹的面孔，都和她的面孔很相近。她一生的歷史，可說是一部受難的歷史。她是杜家場的人，杜家場在嘉定城東南十里，隔着一條大渡河，她是生在貴州黃平州的，她的父親是黃平州的州官，名叫杜琢章，是一位二甲進士，最初分發在雲南做過兩任縣官，後來才升到黃平州的；她是庶出，她的母親謝氏，大約是雲南人罷，就在生她那一年，貴州的苗子造反，把黃平州攻破了，她的父親因為城池失守，便自己殉了節，同時還玉刃了一位四歲的她四姊，她的母親謝氏，和一位六歲的三姊，也都跳池自盡了。那時她剛好一歲，撫育她的劉奶媽，背着她逃難，在路上千辛萬苦，受了不少的災難，一直到她滿了三歲的時候，才逃回四川，郭氏的母親就是這樣一個零落了了的官家子女，所以她一些也沒有沾染着甚麼習氣，她在十五歲的時候，就嫁到郭家

來了。論起門第來，郭家和杜家當然不能算是門當戶對，郭家是兩個麻布起家的客籍人，一直到郭氏祖父的一代，才出了一個秀才，這和州官大老爺的門第較來，當然要算是高攀了，不過郭氏的母親是庶出，州官又是死了的州官，死了的老虎不吃人，所以州官的女兒，也就可以下嫁到郭家來了。

郭家因為是個大家庭，所以郭氏母親初來的時候，所過的生活，完全和女工一樣，洗衣，漿裳，掃地，煮飯，是由妯娌三人輪流担任。當郭氏有記憶的時候，就記得他母親背着小他三歲的兄弟，親自洗尿布，由他以上的二姊二兄的鞠育，不消說也都是他母親一人一手的工作了。一手要盤纏，一手還要服務家庭，貧窮人的一生，真好像永遠都在做奴隸一樣。

郭氏母親的資質很聰明，不怕她幼時成爲無父無母的孤兒，完全沒有讀過書，但她耳濡目染的，也認得一些字，而且能够暗誦得一些唐詩。在郭氏未發蒙以前，她曾教他暗誦了很多的詩，其中有一首是：

淡淡長江水，悠悠遠客情，

落花相與恨，到地亦無聲。

這一首詩，是郭氏始終能够記憶得住的。

郭氏的母親手工很巧，很會繡花，她總是日晝白繡。鄉裏人很誇讚她。但她畫的荷
花上，荷葉是在荷花梗上生枝。郭氏後來笑她，她說：「我是全憑一個人想出來的，那
比你們有甚麼畫譜畫帖呢。」她的性緒當然也是自負心很強的。

郭氏的大哥，也是影響郭氏最深的一人，大哥年青時分的性格，也是屬於很浪漫的
一種，他喜歡作詩，刻圖章，講究寫字，也學過畫。他有一部「海上名人畫稿」，和一
部「芥子園畫譜」。名人畫稿是工筆畫，那裏面有一幅公孫大娘舞劍器圖，又有一幅美人
圖，是在一簇芭蕉之中，畫着半堵圓窗，一位美人，掩着半邊，立在那圓窗裏面。畫是
連史紙石印的，沒有着色，但那題的詩句，却是萬綠叢中一點紅，動人春色不須多」，
富于暗示性。郭氏非常愛好這部畫稿。大哥寫的是一手蘇字，他有不少的蘇字帖，這也

是使郭氏和書法接近了的機會。蘇字當時是很流行的，有許多名人大師寫的都是蘇字，這個傾向，一直到現在都還在支配着社會。

不過大哥的詩畫字刻，却沒有一樣可以成家，他後來到日本，也學的不是專業，結果爲時流所動，學了法政回去，由于時代的推移，他現在甚至信仰起鬼神之說來了。

三 幼年的教育

郭氏的父親自己雖然失學，但他却很重視兒童的教育，他在自己家裏起了一個家塾，請了一位專館先生來教書。這位先生姓沈，名叫煥章，是一位廩生，隸爲縣人，郭氏未出世前，就已來到他家裏了。先生是很有名望的，家裏人尊敬他，鄉裏人都都尊敬他。

郭氏是四歲半發的蒙，他的發蒙，是出於他自己的要求，因爲那時他母親教他念詩，其中有一首詩是：

翩翩少年郎，
騎馬上學堂，

先生嫌我小，
肚內有文章。

這是很挑發性的一首詩，對於兒童的好勝心，是一服絕好的興奮劑。郭氏的要求發蒙讀書，就是爲這首詩所引起的。

郭氏從小就很聰明，這可以從下面的一件事情中看出來。那時他們鄉下常常有「聖諭」的先生來講忠孝節義的古書；這些古書，大都是取材於民間傳說，敘述的體裁，是由說白和唱口合成，像彈詞又不十分像彈詞，宣講以前，先在街門口用三張方桌高字形搭成一座高枱，枱上點着香燭，供着一道「聖諭」的牌位，到了宣講時候，講「聖諭」的先生朝衣朝冠的向着聖諭牌磕四個響頭，再立着唸出十條聖諭，然後登上座位說起書來。這種很單純的說書，是鄉下人很歡喜聽的一種娛樂，一聽就要聽上兩三個鐘頭，講得好的人，竟會把他們的眼淚都講出來。郭氏在未發蒙以前，就已經能夠聽懂這種講聖諭先生所說的古書，這也是他把讀書看成一種容易事的地方。